

隔洋追念劉玉章

徐 思 賢

(本文另有插圖刊三十五頁)

讀中央社台北電訊，驚悉劉玉章將軍大去之噩耗，使我難以置信，凡由台來美之友好均告我劉麟公(劉玉章字麟生，以下均稱麟公)健康甚佳，憶我在台時知劉麟公晨起必打太極拳，從不間斷，下午約友好去高爾夫球場，有時約我同打保齡球，他對運動有恆心，練字亦少中斷，若不知其待人治事者，以為他是個老粗，如能看到他的日記，字字工整正楷不草，在三軍將領中很少有如此細心認真之人，他是一位兵學識見超卓而有實際作戰經驗之勇將，也是我的一位知好的同學，遠適異國，不能往景行廳奠祭，向麟公行最後的致敬禮，深感遺憾。麟公征戰四方，五次負傷流血，是一位典型的忠黨愛國的模範軍人。

潼關初見深入虎穴

民國二十五年冬黃杰(達雲)將軍任稅警總團長兼潼關警備司令，十二月十三日即西安事變第二天，黃達雲司令進駐潼關，我在大荔，奉命在潼關成立第七軍辦事處任處長(旬日後改為第二十七路軍辦事處)，任務在與中央軍切取聯絡，為使事變早日化險為夷，黃達公挑選陝籍幹部成立諜報隊，隊長由劉麟公担任，此為我與麟公

相晤之始，我與麟公研商如何安排由他去第七軍之四十二師(駐大荔)接洽供給他交通工具，臨行便餐中敘談，始知麟公為軍校高教班第四期同學(我是高教班三期)論軍校期別，麟公為四期，我為六期，他是老學長，我盡力供應他所需資料，如軍用圖及大荔以西張楊駐軍之分佈圖，麟公率隊員西進之英勇行為有如羊入虎口不顧艱險，給我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我告知他，必要時可與四十二師馬參謀聯絡，我已專電通知馬參謀協助，麟公與我初次相見，一見如故，他誠實細心有勇氣，那時真是國軍中最難得的中堅幹部，張楊所謂「兵諫」，其實各懷鬼胎，是一項臨時湊合之魯莽行動，正能克邪，半月過去，領袖蔣介公平安脫險，全國軍民歡騰，麟公與我各有任務，相見不易，他在各戰場因戰績而升遷，常見於新聞報導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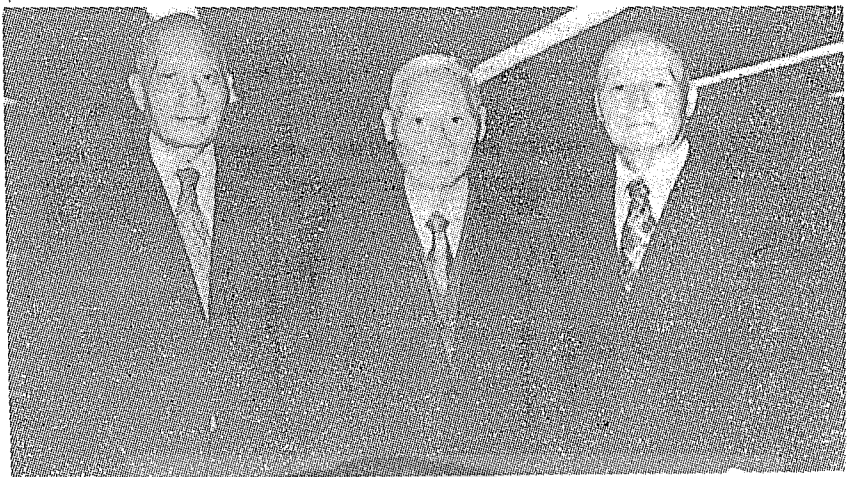
印緬戰場公私分明

民國三十年秋，抗戰進入艱苦階段，中印公路尚未打通，中印間交通全賴飛虎航空隊空運。

我與麟公等乘飛虎隊飛機經喜馬拉雅山駝峯

，飛高三萬呎以上，飛機在各山峯間穿插航行，一行八十位同學因為氣流不穩，人人臉色蒼白，我與麟公藉談往事沖淡突升驟降之緊張，惟雙足因在最高空有凍痛之感，迨後平安降落於印度汀江，一行搭火車至恆河坐船半天再乘火車到目的地蘭木佳，蘭木佳有一所美軍專為中國將校軍官設立的軍官戰術學校，當時麟公任第二師師長駐滇西，我任遠征軍軍官訓練團特科大隊長駐在林埔，我們是中國軍官第二批赴印受訓的，八十人分成八班，我編入第四班，班長就是麟公，學員每兩人分配吉普車一輛，此項訓練完全在針對中國軍官的戰術思想加以磨練，每天上午八時至午後六時，均在野外露天實施，真槍實彈，砲聲隆隆，砲兵對準目標，砲彈上膛，修正方位，觀察、拉砲門全由受訓人員自己操作，不受消耗砲彈之限制，陸空連絡學員坐美軍駕駛的雙座偵察機，登機直升與地面部隊或砲兵指揮官，聯絡確實，受訓者自入校第一天第一堂在教室由班主任安姆斯將軍講述辦理軍官戰術學校的宗旨外，以後即未曾在講堂上過課。蘭木佳天候炎熱，每日沐浴三次，休息時麟公慨嘆說：「每天消耗這麼

多的彈藥，若發給我們第二師使用可以打十次勝仗。此一談話，並非豪語，實在是一位優秀的指揮官，愛惜彈藥猶如自己的生命。但是美軍的訓



劉玉章將軍（右）與軍校老師顏祝同將軍（中）老長官民國二十五年任稅警總團長兼渣關警備司令來台後任陸軍總司令、台灣警備總司令、台灣省主席之黃杰將軍（左）合影。

練重點，在於平時多消耗彈藥，使戰時增加命中率，也不無有理，老美不尚紙上談兵，專重實地演練，此乃國家富有而生命重于物質，結訓之日大家才領悟美式訓練的目的，在如何改變中國將校的戰術舊觀念，對我在抗日戰爭中俾益良多。八位班長分批宴請全體同學，意在聯絡感情。唯我第四班劉班長麟公經我建議他照各班長辦法款宴同學，但是他說：「我們正在長期抗戰，建立感情要在戰場相互支援，才是真感情的建立，消耗公帑，我不為也。」這一答復，充分表現他公私分明。結訓後我們又飛經駝峯返回雲南，各歸建制，各奔前程。麟公在任何戰場都戰蹟輝煌，我則回國不久奉調侍從室監察官擔任監察工作，任務不同，各自西東，與麟公音問暫時中斷。

戍守金門公務往還

民國三十九年大陸淪陷，政府遷台，一天我正在政幹班會議室召集各大中隊長主持會議，準備由山崎（現改新豐）移遷北投競馬場（現改復興崗），突接五十二軍劉玉章軍長電話：先以思賢兄相稱，寒暄中別來無恙乎，繼談政幹班兩個團的營房交接日期，麟公與我將近十年未見面，但在電話中聽他說話，中氣充足，更想到五十二軍撤離上海前夕，曾痛擊犯匪，使匪損傷甚大，那是上海轉進中猛烈打擊共軍最堅苦最有成績之一仗，故五十二軍抵台時受到民衆熱烈歡迎，在台不久麟公即奉命戍守金門，因五十二軍門志高，紀律嚴，主將勇，麟公兼任防守司令官時奠定了八二三砲戰勝利的基礎，此時我任國防部動員

局副局長，動員包括留守業務一項任務，凡壯丁入營服役在戰地爲國殉難，必須將死者骨灰交還其家屬，我曾奉命空運焚屍爐三部，督焚陣亡烈士屍骨一週，因陣亡者手腕均帶有兵籍號牌，不致有張冠李戴之誤，返台前二日我要胡璉司令官讓我參觀戰地坑道工程，蒙慨允併派員引導，我參觀所見多處艱巨的防守工程，溝壕深度都在一丈以上，鋼筋水泥均雙料配置，所投注之人力經費，當時若非麟公極力向上峯建議爭取，馭下嚴格實施，則砲戰中死亡軍民定必增加十倍以上，運回骨灰抵松山機場，死難家屬雖哀傷逾恆，而榮譽超過悲痛，我奉國防部之命做了一件份內之事，但何及麟公之助功偉績。

軍工協建歷經艱困

麟公在金門戍守三年，增強戰備，成績卓著，奉命榮升陸軍副總司令，八七水災，重建完成後，即成立軍工協建小組，麟公爲召集人，我此時任國防部人員司副司長，爲國防部的代表，王潔將軍爲警總代表，省政府由譚嶽泉先生爲連絡人，凡有關地方建設，如增建堤防、開發海浦新生地、台中港之奠基等，均由協建小組負責籌劃督導與實施，因此出差機會甚多，記得第一次到新竹芎林督辦堤防重建，麟公以戰備與工之經驗，指示要點，他的細心認真，令人折服，台中港的奠基，在限期中不能完成使命，原因是地下流沙作祟，軍工人員無法克服，工程專家亦莫可奈何，出力的軍工人員在強風烈日雨淋中，十分辛苦，麟公愛護部屬，特發加菜金十萬元，以資慰

勞，據協建處報告此項工程既不能如限完成，而經費又虧損一百二十萬元，省府主席黃達公為麟公之老長官，麟公對老長官稍存敬畏之心，邀我同謁達公，要我代他發言，他自己預備接受責訓，某日上午我和他一同謁見黃達公主席，我先說明工程受流沙之困，不能如期完工，此乃軍方人員缺乏經驗，當時黃達公說：「省府人員亦無經驗。」麟公在座仍一言不發，繼續由我代為請求黃達公設法補助協建處虧損之一百二十萬元。黃達公要我與朱顧問致一見面商解決。麟公與我辭出時，黃達公主席連說：「麟生辛苦了」，麟公對老長官時存敬重之心，而老長官亦深知其舊屬責任心繁重，我與朱顧問致一洽談後，問題圓滿解決。

出長警總戰守名言

麟公接任警備總司令兼軍管區司令時，我由軍中限齡退休轉任省屬二級單位省（含北市）車輛動員委员会主任委員，當日在午後下班前我專誠前往其辦公室道賀，麟公說：「此時來得正巧，今天的節目已告一段落，亦沒有酬應咱倆去通天閣小酌一番……。」我說既來道賀應由我作個小東，麟公表示同意後，一同下樓登車直馳通天閣。坐定後，先談談賀客盈門上級監督人的講話，又談到國防部動員局與軍管區業務權責的微妙劃分。各師管區本屬軍管區所轄，在各級管區有關人力物力之動員，動員局是站在業務指導政策決定，這些業務往後有轉移軍管區的趨向。麟公要我提出往後應如何改進的意見，我略敘尚不成熟的淺見供諸參考，之後我們由公務又談到家私，

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一) 服務事項：1.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2. 代訂雜誌。3. 代印文件。4.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二) 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三) 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伍拾元或港幣貳佰元即可開設帳戶，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四) 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五) 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中外雜誌社」，英文通訊處為：KALEIDOSCOPE MONTHLY 7-2 SHIN SHENG S. RD. SECT. 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麟公大小姐孝文與我次女永樂在一女中是知好的同學，假期中總在一起同玩，可稱通家之好。麟公和我有一共同點，大家以誠待人，絕無絲毫虛偽，不知逢迎，更不懂應用權術，祇知盡忠職守埋頭實幹，他謙遜的說：這是我我同在陝西多年所受教益。再談到他的同鄉好友王孔章大夫現在台中開診所，要我們到台中一定到孔章府上晤談吃一餐道地的陝西麵食。麟公提到王孔章兄說王是個陝西人的典型，他又說：孔章兄曾告訴他：「徐某這人值得交往……。」我聆聽後感激異常。最後談談他領軍作戰常勝的原因和祕訣，麟公說：

「在戰場臨到生死關頭唯有前進才是生路，如若猶豫不決或畏縮後退，先被部屬輕視，威信掃地，自然談不到勝利，他永記先總統 蔣公介石訓示「幸生則死，必死則生」的至理名言，這是得勝的祕訣。我在西北部隊有年，多數時間住在關中道，故與陝籍人士相處無間，當年麟公多次約我去他府上早餐，小米稀飯、饅頭、燒餅、

水餃等，那時在陝西真是一項高級享受，有時麟公夫人親自下廚，劉夫人治家有條不紊，全無大官太太的做作，劉夫人曾說：「王孔章大夫常提到你，你是我家劉先生的知交同學……。」麟公在早餐席上講述他太太的賢德，信任先生但有一條家規，不論任何應酬，先生每晚必須十時前歸營（回家）。談笑中結束早餐……。

杯酒一別相見無期

麟公晉升一級上將調任戰略顧問，從此後我們幾乎每日相見，在我的公餘我們不是在餐館小吃，就在保齡球場練球，晚九時各自返家，我任車輛動員委员会主任委員文官限齡退休後，我因子女四人都已成家立業，應子女的懇邀，離台赴美，麟公為我餞行，恍如在昨日，如今天人永隔，相見無期，他是先總統蔣公的得意門生，是黃埔之光，是軍人的模範。麟公對黨對國對領袖對袍澤都是俯仰無愧，心安理得了，安息吧。

弟徐思賢默禱致哀於太平洋西岸舊金山

民國七十年五月五日

徐思賢「隔洋追念劉玉章」插圖

(上) 劉玉章將軍(前排左三)與作者徐思賢(前左二)聽取工地簡報。
 (中) 劉玉章上將(左)與作者徐思賢(右)五十二年五月八日在台南合影。
 (下) 劉玉章上將(前)與作者(後右)視察新竹堤防。

